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
第十四回 甘老術妙著青囊 馮郎金盡遭白眼

話說慧珠因一日天氣偶熱，浴罷納涼庭外，與洛珠閒話。洛珠困倦，起來先自登樓安歇。慧珠見月色滿階，甚為可愛，把坐椅挪到院落裡，又命女婢烹茶，獨自品茗玩月，直至三鼓。那牆外更柝之聲，與牆下蟲聲遠近相續，不覺觸動愁腸。想到年來東奔西走，受盡了無數煩惱。自己也是好人家兒女，只因饑寒所迫；流落異鄉，沒奈何才做這忍辱的勾當。所幸遇著一班姊妹要算風塵中知己；又有祝伯青各事能體貼入微，可謂形骸不隔。但是我與他緣分多磨，離多會少，一班姊妹亦不能逐日相聚。細想起來，都是我命途多舛。就是我日後終身，雖說除了伯青誓不他適，無奈伯青已婚，他又是個謹守禮法之人，我又不屑甘為妾媵。看起來這件事實而尚虛，只怕將來仍是一場扯淡。我早已立定主見，若此願不遂，我不是祝發空門，即是一死而已。這些話只好自家心內計議，同胞妹子都不能與他談說。一個人呆呆的思前慮後，女婢催他幾次上樓，慧珠也沒有聽見，想到情癡之處，又掉下淚來。那露水濕透羅衫，他也不覺。

人凡秋天夜深，每起涼風，吹到身上連打了兩個寒噤，方起身慢慢的上樓安睡。到了四更以後，忽然寒熱大作，頭痛目眩，大吐大嘔。

王氏著了急，清早即去請了附近醫生來診視，服了一帖藥，如石投水。到了午後，反狠起來，不住口的咳嗽，鼻子內時流紅涕，又滿嘴喃喃亂說，無非都是心內愁悶的事。又遍身如火炭一般，燒得目黑唇焦，連自家人都不認得。王氏又請了城內兒位有名醫生來；大眾斟酌個方子，吃下去仍然不效。眾醫生臨走時囑咐王氏，「多請人診視，此症來勢甚險，不可兒戲」。王氏聽了分外著慌，背地倒哭過幾回道：「若是慧珠有點差處，我也不過了。」二娘又到各處廟宇燒香許願。兩個人急得走頭無路，毫無主意，不是背地裡去哭，就是去求菩薩。倒是洛珠還有定見，朝夕不離慧珠牀前服侍，又叫王氏請伯青來商議商議。一句話提醒王氏，趕著打發人去請。

少頃，伯青等人到了，下騎直入門內。王氏正與二娘對坐堂前，無言垂淚。見伯青等進來，起身迎接。伯青急問：「晚秀病勢怎樣？」王氏一面走，一面答道：「情形大約不妙，城內有名的醫生都看過了，說此症甚險，吃下藥去又不見效。我們是些女流，沒甚主見。所以請少老爺們過來，有那位好手醫家請一位來才好。」說著，眾人已至樓上。洛珠招呼過眾人，即將帳子揭起。

伯青搶步至牀前，見慧珠仰臥榻上，雙眼緊閉，瘦得都脫了形。伯青不禁一陣酸心，滔滔汨下。輕輕的握住慧珠手腕，低聲喚道：「晚秀，晚秀，你此時覺得怎樣了？」問了幾聲，慧珠猛然睜開二目，哈哈的笑道：「你原來是個癡子，我的心事除卻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卻沒有第三人曉得。你叫我說，我又說不出。總之我的心，你都該知道。」又喃喃的說了幾句，不甚聽得明白，復又合眼睡了。伯青聞慧珠所言，皆是平時背地兩人私語的心事，方知道他的病是由心而發，一半為著自己，心內又悲又惜，那眼淚如斷線一般。洛珠立在旁邊，也覺傷心，從龍等人嗟歎不已。

伯青勉強忍住眼淚，對洛珠道：「你們不用害怕，我已請了一位起死回生的好手，就是小儒衙內甘老師爺。此人精通醫理，不肯代人診視，我約定他明早過來。他說晚秀此症，今夜無礙。有了他來，包管一藥而愈。我們今夜不回去了，在這裡守他呢。」王氏聽伯青說請了甘老師爺來，稍覺放心，同了二娘先下樓去。伯青將帳子放下，讓慧珠安睡，自己坐在牀前守候。王蘭扯了洛珠，到外間說話；從龍躺在竹榻上。慧珠一夜鬧了好幾次，至四更後，方才安息。王氏又送上數樣點心。

到了天明，日色出未多時，見連兒上來道：「甘老師爺來了。」伯青喜道：「又盤先生真信人也。」忙與王蘭等下樓，迎至堂前道：「蒙老先生清晨光降，屈駕勞神，晚生等之罪也。」王氏趕著上來，叩頭稱謝。甘誓命人扶住王氏，向伯青笑道：「吾兄說是尚早，小弟猶以為遲，恨不得黎明即來。要知朋友之事，勝如己事。我既然答應，遲早都要來的。即煩伯青領我赴病人處，先行診脈，分症之緩急，然後我們再敘閒文。」伯青連聲應是，邀著甘誓上樓，至慧珠臥房。

甘誓見樓上陳設幽雅，書籍羅列，絕無塵俗之氣。又見洛珠俯首榻前，真乃潤臉呈花，圓姿替月，生就靜嫻，天然豐度，不禁暗暗喝采道：「有妹若是，其姊可知。怪不得小儒常對我言及金陵群妓，嘖嘖稱羨，果言之不謬也。」伯青先將帳幔掛起，又掇張坐椅安置牀前，洛珠取過個耳枕，把慧珠的手腕擱在上面。甘誓坐下診脈，調動自己呼吸之氣，細細診了好半會脈，又看了看慧珠臉色。此時慧珠沉沉睡去，任你怎樣，只是不醒，惟頻頻的咳嗽不住。

甘誓又問起病緣由，與諸醫開的藥方，看過笑道：「可笑諸醫，竟以此症作秋邪伏暑而論，可謂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。若再服數劑，雖請了神仙來，也難下手。此症素來體質虛弱，且年屆及笄，知識漸開，心內或喜或嗔，一團抑鬱之氣，過久不化；恰恰逗著這點秋邪，發作起來；兼之肺經微受風燥，是以咳嗽不止，鼻流紅涕，咳又有聲無痰，宜先攻其邪，一汗而即占勿藥矣。」遂提筆開藥道：

旋覆花杏仁半夏細辛甘草麻黃茯苓

引用葶藶

寫畢，遞與伯青道：「尚祈吾兄斟酌而服為是。」伯青道：「所論高明，如洞見病者肺腑。還要請教，外邪既一汗而解之後，內中扣，鬱之氣，可否仍要服藥？」甘誓道：「病者神志昏亂，皆由外邪，外邪已解，必然清白；宜投其平日所好之事，開暢其心；再以飲食調補三五日後，即可霍然。」伯青連聲稱是，從龍、王蘭也十分佩服。

眾人邀請甘誓下樓，見堂中早備齊酒席。王氏上來道：「蒙老師爺垂救小女，感激不盡，先具水酒一杯，以作寸敬，務望老師爺賞臉。」甘誓見王氏諄諄留飲，不好過卻，只得入座。飲了幾杯，起身作辭回衙。伯青送出甘誓，見藥已配至，即命人升起爐火，親自煎好，送到樓上。洛珠與眾女婢扶起慧珠，用銅管灌入口內。慧珠又咳了幾聲，哇出些痰來。服畢，輕輕將他睡下，取了兩條絮被，連頭蓋好，放下帳幔。伯青與眾人均坐在榻前守候。

過了一會，慧珠微有哼聲。約一餐飯時，猛聽慧珠大聲「哎喲」，伯青急至榻前，洛珠早伸手掀開帳幔。眾人見慧珠把兩條絮被全拋入牀裡，額上的汗有黃豆大小，流得滿面，連衾枕都濕透了。睜開二目，長吁了一聲，把眾人細望了一回道：「你們因何都在此地，我怎樣有這許多汗？此時手足動掉不得。」伯青見慧珠已解人事，喜從天降，暗暗謝天謝地。王氏同二娘也得了信，飛風上樓，不住口的念佛。從龍等人亦皆歡喜，痛贊甘誓真有回春的手段。慧珠已覺得腹饑，要吃飲食。王氏趕緊煎了一盞參湯，送到慧珠口邊，一吸而盡，精神陡增，說話的聲音又高了好些。王氏又叫人熬上白粳米粥，預備慧珠要吃。

慧珠見伯青坐在榻前，在被內伸出手來，握住伯青膀臂道：「我記得起初病倒，昏昏沉沉的，如今有幾天了？」伯青道：「你病了三日了。多虧甘又盤用了一劑藥，你才甦醒過來。並諄囑你這病症係由平時抑鬱所致，須要把心內一切情緣屏除殆盡，數日即愈，不然仍防變症，我勸你各事看淡些罷。第一，你極好爭勝，即如為我的功名，你五日不放在心內煩悶。我那裡不知道？人生百年，少時最短，若不趁及早及時行樂，隨遇而安，徒辜負了天俾我的韶華歲月。縱然愁不致死，常時疾病痛苦，豈不是活活的受罪？你本是個聰明絕頂的人，想也不用我多勸。」慧珠連連點頭道：「人非草木，豈不自知。無奈一至其境，橫來豎去，那愁字都撇不脫。即如你我……」說到此處頓然止住，眼圈兒一紅，又望了眾人咳了聲，翻轉身軀，面向牀內。

王蘭明白慧珠有心腹話要對伯青說，想礙著眾人不便明講，起身扯了洛珠，向從龍道：「我們樓下坐坐去，讓晚秀閉目養息神氣。有屈伯青在上面伺候，恐他要茶吃。」眾人也解得其意，一齊下樓去了，只剩下伯青慧珠二人。

慧珠轉過臉來道：「你一夜想未曾合眼，你也好歇息去。」伯青道：「我只是記念著你的病，如今謝天謝地，一帖藥吃好了，那裡還記得瞌睡！你不用煩我，我適才勸你的話，不好忘卻了，你就是待我好。」慧珠道：「我本沒有病，不過因愁悶所致。如你

我別離多時，見面並無話說，背過臉來，你橫豎都在我心上。我亦時自解歎，譬如沒有會見你，又譬如我死了，要見你也不能。就是分開在兩處，不過一水之隔，朝發夕至，要見即見，強似那千山萬水，天各一方。無如想是想得透，到了其時就不從這裡落想，都覺得你我暫一分離，即成永別的光景，所以愈加愁悶。我從此惟有強制其心，打起精神來保養身體。而且我立定主意，盡我母親一世奉養，待母親百年以後，我即削髮修行，以了今世。今生不幸墮落風塵，但願來生托生在個貧苦清白人家。」伯青道：「你又呆想了，好好的人忽然起了空門念頭，不是奇聞麼！俟病好了再議，而今你且安心調養，不要胡思亂想的。」兩人談談說說，見女婢上樓來伺候，換伯青下去吃飯。夜間，眾人即宿在外間。

次日，王蘭從龍先行回衙，又請甘誓來診脈，說無用吃藥，以參苓調攝而已。慧珠的病一日好似一日。過了幾天，伯青也回衙門。小儒要親自上省拜壽，問伯青等可否同行。伯青因秋節在近，掌上有父母不便在外，來與慧珠說知，要回南京去；又勸他不可愁煩，九十月間仍可來揚州一行。此時慧珠飲食起居業已如恒，道：「你理應早回，你若不說，我也要勸你回去的。況且喜期在即，亦當回家料理一切。」說著，不由眼眶兒一紅，忙忍住了，強作歡容道：「新人才貌兼佳，我見過一二次，從此你閨中又添一良友了。至於我在揚州，你很可放心，我自此番病後，各事皆淡，斷不像以前那種傻氣。倒是者香，在田他兩人冬初必定進京供職，你須要重托他們，為你謀覆功名是第一要事。」伯青連連答應，兩人又彼此諄囑了一番，揮淚而別。王蘭也去辭別了洛珠。次早，小儒封了幾號官座大船，與眾人一齊起程向南京來。暫且不提。

單說二郎自與小黛定情之後，似漆如膠，枕上也不知立了多少盟誓。總之不離你不另婚，我不另嫁兩句話。二郎又任意揮霍，穆氏以外上下人等，無一個不奉若神明。過了兩月有餘，二郎腰囊本屬無多，加之隨手散漫，早經告匱。小黛固諫不聽，惟有暗自著急，又曉得他母親是個貪得無厭的人，只得將自家平時小有積蓄，與二郎使用，些須之資更不足二郎揮霍。旬日工夫，連小黛冬衣都去了一半。日久穆氏微有風聞二郎資罄，再細為察訪，又碰著一個快嘴丫頭，一五一十說知，穆氏方知道他女兒東西暗中貼了二郎。這一氣非同小可，自己不住捶胸大哭，連呼肉痛，俗說檢得一根針，帶掉了一斤鐵。那裡顧他們什麼馮大老爺，氣洶洶跑到後房，恰好二郎正與小黛並坐窗前調笑。穆氏想起他女兒的東西來，見了二郎七竅生煙，走到小黛面前，一把扯住他的袖子，用力往後一扯，幾乎把小黛扯倒，踉踉蹌蹌的靠著桌邊站定。穆氏大聲道：「還開你娘的戾心，別人家養女兒掙錢養娘，我家養女兒掙錢貼孤老。該數要倒運，還有這副老面孔坐在一堆，攪在一處的說笑。我們這些人家左貼張三，右貼李四，不如關起門來吃，還落得自家受用。再不然入廟齋僧，沿途施困，還討得一聲好。不像我家貼個女兒陪入睡，又要貼錢鈔。我倒要問問你們，究竟我家沾光了多少？須知道也是有本錢來的。現在不要說本，連利都搭去了。」說著，頓足捶胸，口內夾七夾八帶哭帶罵的起來。

小黛起初見穆氏扯他，不知何故，後來聽穆氏句句說的是他，又羞又氣倒在牀上，放聲大哭道：「你不要尋我事，我死了讓你們就清淨了。」二郎忽聞穆氏一番言語，又見小黛如此模樣，兼之穆氏口中諸多不遜之語，氣得四肢冰冷，十分慚愧，恨不能鑽入地底裡去。欲要發作穆氏幾句，回想自己本來理屈。「雖說我在他家用過多少銀錢，這種人家只認得有錢的。如今我既沒錢使用，大不該用小黛的錢，落得有他說話」。欲不發作，又想「自己是個堂堂五品京員，反為鴛兒羞辱。有錢的時節他那樣加倍趨承，一經缺乏即翻轉面皮，前情一概抹煞，豈不可惡。恨不能立即到縣去，「將穆氏提去，從重處治，才出我胸中之氣」。一來怕他潑悍，見了官他也不畏，拚著挨打挨枷，「就把這細情說出，如何用了他女兒的錢，那倒反被縣官輕視，又惹旁觀笑話」。二則小黛究竟是穆氏親生，「我與小黛誓同生死，他又待我情重如山。他且受了穆氏的怨氣，若重辦了穆氏，恐他心上的不忍，反怨我無情。罷罷罷，總之千錯萬錯，都是我錯。不如忍了這口氣，走了罷。我該與翠鸞有因緣之分，縱然磨劫，都有成時。若果無緣，遲早總有分散之日，只要我無愧於翠鸞就是了。只當這場羞辱是受著翠鸞的，難道我還與他過不去麼！」想定主意，立起身來道：「笑話，笑話，你與你女兒淘氣，因何夾耳連腮牽連著人，可不是害了瘋，我也不希罕一定在你家。但是我這姓馮的待你家也不算錯，你不要後悔。我並非怕你撒潑，還礙著你女兒面子，你可不要胡塗。」說罷，大踏步去了。

穆氏見二郎說了幾句出去，只道二郎當真怕他，分外揚揚得意，跳起來大喊道：「你不要支你娘的窮架子，老娘眼睛裡不知見過多少一等哈哈番的大老官，惱了我都沒有好氣受，你不過一個芝麻官兒，大言不慚的嚇鬼呢！任憑你文武衙門去送老娘，我都領你的。總而言之，天下都沒得孤老用婊子錢，反擺大架子。我看我女兒方才說，要死了讓我，都囚你起見，倘若有點差失，還怕你飛上天去。」二郎既居心不與穆氏為難，怕傷了小黛的心，隨他怎樣噉嚙只作不聞，急急的走出後間，劈頭遇著小鳳、小憐。

他二人正坐在房內，聞穆氏在後大喊大鬧，不知何故。忽見玉梅忿忿的進來，把穆氏如何辱罵二郎，可笑二郎竟忍了下去。

小鳳、小憐聽了，大為詫異，趕忙到後面來，恰好遇著二郎，見他滿面怒容，恨聲不絕，見他姊妹更加羞愧，低了頭要走。被小鳳一手拉住，到自己房內道：「什麼事與這老貨鬧翻了？玉梅來說的又不清楚，何妨你說給我們聽聽，還是鴛兒不是，還是老爺不是？」

二郎見小鳳諄諄問他，歎了口氣道：「芳君，我有生以來未受此辱，說起來真要愧殺。」小憐道：「難道你不說，我們住在一宅內就不知道麼？你說了，我們還笑你不成？」二郎到了此時，也顧不得羞恥，索性將小黛與他如何情好，「見我手內空乏，把積蓄供我揮霍」。穆氏曉得了如何與他女兒尋鬧，「又句句羞辱著我，欲待不受，又恐投鼠忌器，有傷小黛之心，只好忍耐這一口氣走出，從此不到他家，免得怨氣」。

小憐道：「穆氏那老東西本不是人。我們雖居一宅，都不甚招呼。也是翠鸞命中注定，有這個老娘跟著他淘氣，倒不如我們散誕。」小鳳道：「晚秀姊妹也有娘的，卻不像穆氏這樣人。」小憐道：「你這句話又錯了，聶奶奶到底是好出身，又愛惜晚秀，柔雲如同掌上明珠。小黛雖是穆氏親生，無奈這老東西一味好錢，見了錢性命都不要的。不相信有錢的人喚他吃屎，都願意。你不看楚卿起先的光景，穆氏只差把楚卿頂在頭上，不知怎樣奉承方好？而今楚卿沒了錢，頓時翻過臉來，與起先真有天壤之別。像穆氏這樣人，實在天下沒有第二個。」

玉梅站在旁邊道：「姑娘們省一句罷，後面的人出入都要走我們堂前的，倘然聽得，又是閒話。穆奶奶那張嘴，還說出什麼好話來！」小鳳道：「怕他麼？他若要認我們的話，索性給他個不好看，代楚卿出口氣。」小憐道：「明日等他走我們這裡過，偏要指桑說槐的罵他一頓，看他怎樣在太歲爺頭上動塊土？既如平時頂面碰見他，不得不招呼聲，他那種大模大樣的架子，真正是我們個老前輩，令人可惡。依我久已發作他了，不過礙著翠鸞的面子，他不要當著我們怕他，真正做夢呢！」

二郎道：「你們也不要如此，還要念翠鸞平日姊妹相處情分。穆氏受了你們氣，原不敢怎樣，他又尋著翠鸞去了。就是剛才這件事，我那裡忍耐得住，恨不能打他一頓，再送官究辦。無如礙著翠鸞，說到盡頭翠鸞是他養的，不比別人，心內雖恨穆氏，若旁人收拾狠了他，翠鸞即有點難處。」小憐笑道：「你還愛惜翠鸞，雖說翠鸞待你不錯，無奈他母親貪財心重，除非你再挾資以往，到他家使用，他仍然趨奉；否則你縱有十二分溫柔，他也不睬你。看他母女還有大鬧干戈在後面呢！翠鸞本與你誓同生死，見你走了，斷不肯另接他人。穆氏必然逼他再招接有錢的，他母女定見要淘一場惡氣。我怕逼急了翠鸞，生出別的支節來。」

一句話提醒二郎，甚為著急，連連向小憐作揖道：「愛卿，你這句話一絲不錯，倘然穆氏逼急了他，翠鸞定要尋短見的。他向來性情寧折不屈，須要請你從旁解勸解勸，我感激不盡。」小憐道：「何用你吩咐，我們雖恨穆氏，與翠鸞是好的，我自會留心，不勞你叮囑。」小鳳又叫人擺飯，留二郎吃畢。二郎作辭，回至雲從龍寓內。日夜掛掛小黛，又不好去看他，只得時至小鳳處坐坐，詢問蹊蹺。又托玉梅寄語小黛，「叫他放心，都要設法救他脫這牢籠」。

單說小黛見二郎傲氣走了，心內如刀割一般，又不能留他，掩面大哭，聲聲只求早死。那穆氏料定二郎不肯善自走出，都有大大一場廝鬧，還怕他倚官仗勢的壓他。不意二郎竟自走了，好不喜歡。見小黛哭得淚人一般，也覺可憐，假作怒容道：「你把東西貼了這個窮鬼，我還沒有責罰你，你反鬧得驚天動地。難道這種窮鬼，還有什麼舍他不得？你的東西好容易一點半點置辦起來，被他用得乾淨，你想想也該恨他。如今只好自認晦氣，當遇見鬼同害病的。但是他用了我家的錢，也恐天理不容，是有報應的。說不

得拚著苦苦自己，為娘代你重覓一個有錢有勢知心貼己的大老官，用個一年半載工夫，去的東西又可還原。你也不用煩惱，依我的話，包管不錯。若是不相信，我卻不留情，你不要討沒趣。」

說著，走近牀前拉住小黛的手道：「我的乖兒子，你平時最孝順，不可違拗我。要像姓馮的這樣人，天下也不知要多少，他以為是個官，又有兩個臭錢，老娘還沒有眼看。強似他的，賽過他的多著呢！要說他是個標品，普天下的人，高出潘安壓倒宋玉也有，都包在娘身上，代你找一個。當初不過見你與他尚算合式，我才肯叫你招接他，讓你們遂遂心。我聽得人說他在京中曾討過飯的，後來多虧況公子等人攙扶才有這個捐納的小功名。說煞了是個討飯胚，縱好也不會好到那裡去。難得打發冤家離眼前，是我家祖宗有靈與你的運氣好。不然過久了，為娘怎舍將你跟他去過窮日子。我的乖兒子，你最信我的話，起來梳洗吃點飲食，到前面與蔣姑娘、趙姑娘談談去。」

小黛正在傷心，聽了穆氏的話，分外火上添油。又聽口口聲聲勸他另行接客，也顧不得母親不母親，使勁把穆氏的手推過一旁，一翻身坐起，冷笑道：「你說的是夢話不成？我與馮郎誓同衾穴，他就窮得討飯，我也不怨；不勞你費心，替我耽驚受怕。怪不得把馮郎逼走，想我再接他人，除非日出西方，地在地上，方可行呢！你說我把東西貼了他，也是我平日尋賺來的，不曾動著你的裡肉，你也說不起嘴。」說著，又跌足捶胸，大哭火鬧的道：「你也不用逼我，我立定主意惟有一死。稱好另帶一個養女，叫他今日接財神，明日接富翁，好讓你受用不盡，快活不了。」站起身來，視定庭柱上一頭撞了去，把個穆氏嚇得魂靈出竅，急忙一把抱住，道：「你不行就罷了，何苦自己輕生。你倘有差失，叫我倚靠何人！乖兒子，都是娘的不是，老昏了，老霉了，你不要記憎我。」女婢等人也上前扶住，同聲勸慰。穆氏又叫人去請小風、小憐。

少頃，二人已到，小黛見了他們，又愧又恨，格外嚎啕大哭。穆氏道：「蔣姑娘，趙姑娘，你們來勸解他聲，他多分著了魔，只是要尋死，好日子歹時辰，卻不是要的。」小風走近，扶著小黛肩頭道：「妹妹，你不用呆，好端端死了讓別人，怪不值得。你隨我到前面去，我有話與你講。」小黛滿腔心事，一時也難以回答，惟細味小鳳之言，深為有理。小風叫玉梅扶著小黛來至前進，先取水過來與他淨洗，小憐親自代他攏起頭髮，又擺了點心，小黛執意不吃，只得撤去。

小風道：「翠顰，你向來是個聰明人，因何今日胡塗起來。你的母親，你還不知道他是個好財的人。我們久已議論過，你與二郎是不得長久的。二郎腰纏有限，你母親貪心不足，兩地如冰炭一般，俗云：錢盡情義絕。不怕你多心的話，你非比我們自由自便。你又與二郎立約在先，以死自誓，何能中途改變，必須設個章程，慢慢的使你母親入了圈套，做個離而復合的法則才好。你須耐著心腸，此事非一朝一夕可成。待祝、王諸人回來，大家商議而行，你卻不可任性，自尋短見。試問你死了，於事何濟？」

一番話，說得小黛悲苦減去一半，連連點首道：「蒙姐姐們盛意開導，小妹愚蒙，敢不遵命。但是我母親的心不肯干休，仍要逼我接客，那時卻如何是好？」小憐笑道：「你真正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了。有個絕妙的章程……」遂附著小黛耳畔，低低說道：「裝病！」小黛聽了，喜動顏色，起身向二人福了一福道：「若小妹他日得與楚卿複合，皆姐姐們大恩成就。」小鳳、小憐齊稱「言重」道：「自家好姊妹，何出此言。」又叫玉梅擺上點心，勸小黛吃過。

眾人在房內講講說說，日色已暮。穆氏悄悄的到前進窺探，見小黛與二人有說有笑，不是先前那樣光景，只當女兒被他們勸回了心，好不喜歡。心內著實感激小風、小憐，也不敢驚動他們，仍回後面去了。這裡眾人閒話到二鼓以後，小黛不肯回房，同小鳳歇宿。次早，穆氏借著別事，進房問長問短，小黛全不理他。過了一日，小黛忽然病倒。小風請了穆氏過來商議，仍將小黛搬回自己房內，延請名醫診視。醫生說是氣惱傷肝，須要安心調治，不可觸忌，若再氣惱，即成不治之症。反把穆氏嚇得要死，日夜當心服侍，把他另行接人的話，半個字也不敢提起。

原來小黛裝病之時，小風先暗地叫人囑托醫生，要如何說法，當重重酬謝。試問穆氏如何曉得？小鳳又叫人去知會二郎，小黛病是假的，是他們設的個計策。二郎聽了也自歡喜，才把穆氏與他怏氣的話，告訴眾人。

梅仙起先見二郎回來，杜門不出，又見他終日短歎長吁，愁眉不展，明知在小黛家出了事情，卻不知因何起見，又不好去問他。此時聽二郎說了，方才明白。梅仙笑道：「我只當什麼大事，原來是受了丈母的氣，要做人家女婿，都要受丈母氣的。大凡做丈母的，十個就有九個嫌貧愛富，我勸你罷了。不看丈母的情分，還要看他女兒的情分才是。」二郎笑著打了梅仙一下，道：「你這個驕東西，人家受了怏氣，正沒處發洩，你還開心打趣我。但願你日後有了丈母，磨死你，我方快活。」梅仙道：「閒話少說，既然翠顰裝病，免他母親囉嗦。但是只可免得一時，終久都非良策。你一時又沒得許多銀錢去結識他，深恐穆氏舊念復萌，翠顰仍然不免此難。」

二郎聽了，又愁上心來，沉吟了半會，毫無主見，反求計於梅仙道：「小鳳此言一絲不錯，你有何良策，好代翠顰設個出牢籠的法則？」梅仙道：「聞得伯青等人不日就回，那時大家商議個萬全之策，救出翠顰。好在穆氏暫時只愁他女兒的病，還想不到別的心事。在我看，就在小黛這一場病上生發出文字來做最妙。」二郎連聲稱善，又暗地裡到小鳳處訪問消息，知道穆氏為小黛的病，很為著急，把逼他的話，一字都不敢提。二郎才算放心，專盼祝、王等人回來計議。

那小黛的病或輕或重，請了醫生來皆是一樣的話，把個穆氏弄得昏天黑地。自己反懊悔起來，不該一時過於激烈，逼走了姓馮的。如今女兒又病倒了，眼見性命不知怎樣，倘然有點參差，我家錢樹子倒了，將來依靠何人？我該緩緩設法拆開了姓馮的，我女兒也不致如此。此時若說再把姓馮找了來，一則姓馮的前日既受了我那一場惡氣，必不肯來的；二則再把這窮鬼招進了門，日後又難退送，叫我裡外皆難。惟有背地托小鳳。小憐勸他女兒安心調理，「俟他病好，定見把二郎請了來，那時將他招贅在家，或嫁與姓馮的，都隨他心意。只要將病醫好了，做娘的都好說話」。

小鳳，小憐明知穆氏一派虛言哄騙小黛，口內卻答應他。又叫人將這些話說與二郎，囑咐他趕緊趁此機會，大有可圖。二郎得信，又來與梅仙計較。梅仙道：「雖然是好機會，你卻不可性急，索性把穆氏那老東西磨夠了，那時發手，不怕不入我彀中。大約伯青等人明後日都要回來，聞得小儒同來拜制台的壽，最妙叫小儒那邊轉出個人來，一謀即成。此時卻不便明說，臨時再定章程。俗云：定法不是法。還要同他們斟酌盡善而行。你可知道，穆氏是個老奸巨滑，不容易騙他呢！前日小儒有封信來，甚不放心你，深恐你迷戀小黛，誤了功名。此刻與小儒說明，若得了小黛回來，可以永好齊眉，再無他念，小儒也樂於作成。」

二郎聽了，喜得手舞足蹈，恨不得小儒等人立刻來省，今日去說，明日就將小黛接了家來。那一天愁悶，都拋入東洋大海去了。又想到倘若穆氏執意不行，他女兒天下人都不嫁，要留在家中做搖錢樹子，豈不是大眾忙了一場，仍屬空談，心內又分外愁煩起來。弄得二郎愁一會喜一會，或獨坐大笑，或撫膺浩歎，如著了魔一般。梅仙見他如此光景，又好氣又好笑，只得借東說西勸他，寬慰他的愁腸。

好容易這一日打聽小儒等人船已抵泊碼頭，二郎歡喜異常，也不待從龍回來，竟自坐馬帶了兩名跟隨來會伯青、小儒。又叫人先到小風家裡，給他們一個喜信。又恐小儒上了岸，會他不著，不如到伯青那邊問定他的住落，再與伯青計議定了，見了小儒也好說項。小儒是個拘謹人，說得不好，惹他回個「不」字，任憑你再說的天花亂墜，也不中用了。自己拿定主意，一逕來會伯青。未知與伯青商議出一條什麼計策來去騙穆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